

惜别：我的张家界（组诗）

欧阳斌

亲爱的张家界，真的要与你说再见了

亲爱的张家界，真的要与你说再见了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那天抵达后，与你相拥时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知道，我才会恨不得一天当作十天用
 一年当作十年用
 我才会恨不得一下子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送入世界旅游的第一方阵
 才会大声吆喝：转型、转型，升级、升级
 国际张、国际张
 才会协助市委市政府，毫不犹豫地让你的目标
 锁定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

八年了，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一方面，出于事业的狂热与执着，我希望这一天晚些到来
 一方面，出于家庭的责任与担当
 我又渴望这一天早些到来
 八年来，我在等待中拼搏，也在等待中纠结
 现在，这一天真的来了
 明天，我就要与你说再见

再见，亲爱的张家界
 一直渴望时间快进的我，今夜，却在渴望时间的慢
 哪怕，将这一晚，慢成十年

我还可以称 我的张家界 吗

张家界，今夜，我还住在市委后院
 还是你的一员
 明天，我将离任，成为你的客人
 这八年，多少次，在对外推介中
 我那么自豪而又自信地脱口而出：我的张家界
 我的张家界，已经成了我的荣光，我的口头禅

亲爱的张家界，明天，我还可以使用这句口头禅吗
 可以？哦，谢谢、谢谢
 不可以？哦，不，张家界，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回答
 因为，只有你知道，这八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心血
 只有你知道，这八年，为了获得 我的张家界 永久称呼权
 我每一个夜晚都像个诗人，而每一个白天，都像考生
 你给我的答卷，我已经答了两千九百多遍

明天，写《请柬》的人将成为请柬

我有奇峰三千，像三千根青翠的竹笋
 已育了三亿八千万年，纯天然
 我有秀水八百，像八百坛醇香的好酒
 已酿了三亿八千万年，味正浓
 不错，这是我的《请柬》中的句子
 这封特制的、气势磅礴的请柬
 早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飞向了世界各地
 可是，明天，张家界将向世界发布另一份请柬
 明天，写《请柬》的那个人，我
 将成为那 另一份请柬
 我的身如峰，我的发如松
 我的血液将如澧水带着八百秀水在奔涌
 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看到来自张家界的这份请柬
 我的邀约，有时需要语言
 有时，连语言都可省略
 因为，我的身体，就是缩小了的张家界
 就是一份请柬

感恩

本来，想写一份厚厚的临别感言
 写了，一万多字，嫌长，压缩成了八千
 八千压缩成了五千，五千压缩成了三千
 再压，两千、一千、五百
 最后，压成了两个字：感恩

感恩组织，没有组织，哪有我施展的平台
 感恩山水，没有山水，哪有我灵魂的养分
 感恩人民，没有人民，哪有我前进的动力
 感恩诗歌，没有诗歌，哪有我坚守中的豪情

辞行

早几天就与黄石寨辞过了
 出于我内心的预感
 大前天，就与澧水河辞过了
 出我在经过观音大桥时，眼眶的突然湿润
 前天，就与天门山辞过了
 出于我发现了又一朵祥云从洞中涌出
 哦，好像三千奇峰都辞过了
 好像八百秀水都辞过了

今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他是我入张第二天就去看望了的人
 他是曾经挥舞两把菜刀杀向旧世界的人
 他是在南昌城，打响起义第一枪的人
 他是带着两万多子弟兵长征
 只有几十人回来，至死仍感到愧对家乡的人
 他是我这八年，工作中风调雨顺，冥冥中总感到是他在护佑的人
 他叫贺龙

叮嘱

叮嘱张龚同志：张家界是湖南旅游的龙头
 武陵源是张家界旅游的龙头，你要舞好
 叮嘱朱法栋同志：天门山是座神奇之山
 它是张家界的眼晴，你要守好
 叮嘱曹飞同志：桑植是贺龙元帅的故乡
 这是一方浸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地，切莫辜负
 叮嘱侯铁夫同志：我这几年的扶贫点、乡村振兴点基本都在慈利
 有些路还未来得及修，有些市场还未来得及建
 如有可能，你要帮我开点小灶
 叮嘱李立同志，政协是个大家庭，大家都很和谐、愉快
 你要让大家更加和谐、愉快地工作
 叮嘱欧兵波同志，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还任重道远
 你要担当负重，奋勇向前
 叮嘱聂和俊同志，来张家界投资商都是我们的亲人
 你要继续为他们的项目落地做好服务
 叮嘱田金松同志，我结下的那个穷亲戚
 你要代我去看望，走动

叮嘱这个，叮嘱那个
 仿佛要把张家界的三千奇峰、八百秀水
 把张家界的一百六十八万人都叮嘱个遍
 仿佛张家界还真是我私家的张家界
 哦，不是
 是因为张家界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与我血肉相连
 是因为以这种方式来呵护张家界，爱张家界
 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一时无法改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初稿于2023年11月20日张家界住房中，定稿于2023年11月21日张家界至长沙的路上）

艺术高峰的攀登者

李军声印象记

刘晓平

很偶然，我在报上又看到了张家界市文联副主席、美术家协会原主席李军声的大作又一次接连出国展出了：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意大利罗马文书院宫 达 芬奇博物馆，参加了 望：当代中国艺术展，其作品 爻 崖 代表当代中国艺术得以展出。本次展出，艺术家以艺术史的写作方式，梳理当下中国艺术作品，呈现给罗马公众，让国外民众感受中国艺术的魅力，观察中国艺术的发展样态。展出通过视觉艺术，架起东西方艺术对话的桥梁。军声作为自然生态砂石画创始人，通过一种美好的艺术媒介，来梳理自然生态画艺术的发展，从而让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对接。另一次是二〇二三年七月至八月，他的另一幅作品 亘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法中交流促进会邀请，进入法国卢浮宫国际艺术联创法国展。进入法国卢浮宫国际艺术展台，他这是第二次了。 亘 这幅作品，雄浑，有宽广的艺术意味，充满艺术的神秘感、探索性和感染力，让人看后仿若追溯历史之河来到了原始的起点，使人感受到造物物的神奇伟岸，艺术的韵味和感染力的深远。

至此，我很自然地想起，军声的砂石画已在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均有展出；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也都展出过，画作已被联合国、人民大会堂等予以悬挂与收藏。他的单幅画作售价，早就上了几十万、上百万。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创造一个新的画种，这就是对艺术的贡献，这些年来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能取得如此成绩，应引以为自豪了。然而，我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不过是我在艺术攀登路上的又一个高峰而已。 这让我想到，二〇〇五年九月的时候，《文艺报》让我写一个他的采访稿时，他对我说的 一番话：我其实是一个人生与艺术道路上的攀登者。我脑中便跳出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艺术高峰的攀登者，他的目标永远在远方的高峰上，当他爬过一个高峰后，他视野里又呈现出一座更高的高峰。因此，对于一个有远大目标和理想的人来说，艺术的高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就好比学习，学习的目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说，学无止境。作为一个艺术高峰的攀登者来说，他面对的永远是高峰，他学无止境，他的目标永远是前方。李军声就是这样一位攀登者，目标定位永远是探索艺术前方的高峰，他是一位艺术上的真正的攀登者。我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高兴，正如我当年送他的话一样：是的，人生需要一种高境界，艺术也同样需要一种高境界。

是的，李军声的砂石画，从诞生发展到成熟，他一直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崇高理想来要求自己的。砂石画走过了数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的砂石画，既有造型艺术于用材和技巧上的承接传统以及延伸与拓展，又有自己独立的用材和技巧审美特点，它趋向于自然生态艺术的本真。在色彩上，因砂石画取材于自然，也就不同于水彩、水粉、国画、漆画和油画，它更多以大自然中的原生色相为用材，因而更直观地表现自然世界。在绘画技巧上，由于用材的选取，它需要果断有力的笔触，洒脱流畅的线条，精细圆熟的刀法，丰润华滋的墨痕，明朗奔放的色彩，来为该艺术增光添彩。这一切，有创新、探索，直至定型，最终成了一个新画种的基本画技和特点，构成了砂石画崭新、独特、爽朗、自然的艺术风格。在名称上的改变，你便可以看出它演变进化的过程，它一步步抵达艺术本真的特点。一九八六年叫毕兹卡粘贴画，一九八八年叫土家粘贴画，一九九三年申报为 砂石植物粘贴画，直至一九九七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孙建君教授建议改名为 砂石画，并就此定名，砂石画就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 一个崭新的画种。一个新的画种到此功成名就了，但李军声却没有改变一个艺术攀登者的本色。他一直在形式上做出各种突破；也一直在画法、技巧上做探索，怎样使艺术本真化、社会化、生态化；一直在表现内容上做探索，怎样使历史、宇宙空间艺术化再现。一句话，他想让一个新的画种，具有更加宽广无边的魅力和更多的艺术包容空间。我希望他作为一个艺术的攀登者，在自然生态 砂石画 的艺术探索路上，永无止境地探索下去，直至使 砂石画 艺术至臻完美，在中华艺术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丽冬韵 何汝锋 摄

经霜 与 糖化

刘新昌

父亲托人从老家带了箱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来，打开一看，有萝卜、白菜、扁豆、辣椒、冬瓜，另外还有十几个柿子和一包拐枣。

收到东西后，打电话回去，父亲强调，萝卜白菜是霜打过的，好吃着呢，只是那些柿子和拐枣，还需要放到米桶里养一养才行，要不然涩口。

晚上，恰巧有朋友来访，于是烧了几道荤菜，顺便炒了老家带过来的萝卜白菜，没想到，荤菜没怎么动，倒是萝卜白菜被一扫而光。餐后，朋友还觉得不过瘾，嚷着要生吃白萝卜，于是生切了个白萝卜当餐后 水果，没想到这萝卜生吃时也是 脆甜如梨。

朋友走后，我按照父亲的嘱咐，将柿子和拐枣放到米缸里养 着。所谓 养，其实就是糖化，是淀粉、水等通过化学反

应产生催熟酶分解成甜味的过程。过了几天，柿子果然变软变红了，吃起来香糯可口，拐枣的涩味也没了，鸡爪一样七拐八弯的，好吃又好玩，仿佛回到了以前快乐的童年时光。

吃着玩着，莫名想起一些往事，忽然觉得，其实人和这瓜果蔬菜一样，部分人也需要 经霜，只有 经霜 丢弃那份浮躁的生涩之气后，才能变得如霜后白菜萝卜般滋味醇厚；而有些人，虽无需经霜，却需一段时间糖化，才能变得越来越好。

邻村老朱，生性顽劣，家境优渥锦衣玉食惯了，吊儿郎当，成天挑衅滋事，是村里人见人怕的 混世魔王。二十岁那年，其父突发脑溢血去世，于是家道中落。其母体弱多病，常年靠吃药维持，娶了媳妇后，生了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为了给母亲和女儿治病，老朱变卖所有家产，最后穷得上无片瓦遮雨，下无立锥之地安身，亲朋好友无一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绝望之际，只

得携家人前往广东打工。漂泊数年后，终于得一老板赏识，鞍前马后伺候老板多年，慢慢深谙经商之道，老板念其孝道，也放手让他去搏，十多年后，老朱成为身家千万的大老板，衣锦还乡时，看到村里仍旧贫穷，历经世事沧桑的老朱，没有记恨离开村庄时村民的薄情，反而是无偿为家乡修路、修水渠、装路灯，并组建建筑公司，带领村民到沿海闯市场。现在，朱家村大部分人在他的建筑公司上班，朱家村成为我们县最富裕的村庄之一，老朱也自然是经霜过后人见人爱的 甜萝卜。

还有，我爷爷，年轻时脾气暴躁，性子一点就燃，谁都与他相处不来。可随着岁月的增长，爷爷的性子却一日日和缓，到我记忆时，他成了我们村最和蔼的老头。左邻右舍遇到啥事，总爱与他商量；小孩们调皮捣蛋，他也笑呵呵地让着。我想，爷爷是在用一生的时间 糖化 自己吧。